

冰山上的来客

白 辛 著



冰 山 上 的 来 客

白 辛 著

1963 年 · 北京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191(文)116 开本787×1092 1/32 印数3 5/16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69千字 印数00001—30500册

定价(4)0.28元

內容提要

駐守在祖国西南边疆的边防部队战士，发现尼牙孜大婶和傻姑娘突然失踪，估计到是企图偷越国境的敌人所为，遂立即进行侦察，在查明冒名顶替的傻姑娘系接应越境特务分子的坐探时，即将她逮捕，另派返回祖国的真姑娘假冒傻姑娘与越境的特务分子联系，并在人迹罕到的冰山设下埋伏，等越境分子进入冰山后，将他们一举歼灭。

从这个电影文学剧本中可以看到我边防战士的机智、勇敢，以及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民族的亲密友谊，同时，剧本还指出了提高革命警惕的必要性。

—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一年。

在帕米尔高原，公格尔山南麓的冰山雪海之间，有片一馬平川叫做“苏巴什”的戈壁。这辽阔的戈壁上鋪着一层深褐色的細砂，每当太阳从高崇透明的冰山頂上爬过来，戈壁便象海水一样閃着光，所以过路的旅人都称它冰山里的海洋。

不管是駱駝队、毛驴队和結伙同行的旅伴，穿过漫长深邃的石峡，面对着这豁然开朗一望无际的瀚海，誰能不亮开嗓門，胸怀爽朗地唱一唱歌？所以这里虽然沒有站口，沒有吉尔吉斯人的帳幕，沒有塔吉克人的方形土屋，但是过路的人不断，歌声也不断。

現在是三伏天气，临近晌午，高原上的天空瓦藍瓦藍的，白云象一群綿羊擦着戈壁上稀疏的駱駝刺，貼着地皮飞。

远远有一簇騎馬娶亲的塔吉克人，在云朵里时隱时現，一边赶路一边唱着歌子：

噹咿耶……

咿耶……

走过多少岭，

爬过多少坡，

誰見過亮堂堂的冰山，

嘩唧唧的雪水河？

噲咿耶……

冰山里蓋着寶，

雪水把玉石磨，

一馬平川的戈壁灘吶，

好唱咿耶……

好唱歌……

騎馬的人們走近了。

為首的是彈着野羊琴的老牧人尼牙孜和一個全付武裝的青年戰士司馬宜·阿不都力密提。

老牧人在白色鑲着黑邊的塔吉克毡帽上加了一頂維吾爾式的小圓帽，並且精心地用報紙包裹着，因此，騎在馬上他顯得比別人高。

司馬宜·阿不都力密提是個精悍活潑的小伙子，雖然在長途旅行中，他依然系着武裝帶，掛槍、佩刀，在馬上腰板挺得筆直。他的馬搭子、皮囊，一切都按照騎兵的規矩放置得舒齊，唯一顯得不太調和的地方，就是掛在後鞍橋上的那對大罐頭盒子，悠悠蕩蕩地，倒象一個調皮孩子的隨身玩具。

有四個青年，兩個打着手鼓，兩個吹着用鷹骨制成的橫笛。接着是六七個迎親的男女們，他們一邊唱着，一邊在馬上揮舞着雙手……

老牧人的儿子阿不力孜和新娘阿依仙木共乘一匹马走在最后，新娘脸上蒙着一块大红绸巾，两手环抱住新郎的腰。

嗨哟耶……

哟耶……

流水朝你去，

太阳由东升，

爬上了高山的山顶上，

翘脚儿望呀北京……

嗨哟耶……

瀚海有八千里，

大山又几万层，

白云你给捎个信哎，

捎到哟耶

北京城……

嗨哟耶……

捎到北京城。

新娘子阿依仙木悄悄地掀开面巾，露出美丽的面孔，她乖巧地眨眨眼睛，偷偷地笑了。

阿依仙木：“喂！”

阿不力孜：“嗯？”

阿依仙木：“我把面巾撩起来呀？”

阿不力孜：“撩吧，可别让爹看见！”

新娘子把红面巾掀在花帽子顶上，脸贴着新郎的肩头，满怀兴趣地望着远处透明的群峰、晶亮的峭壁和高高的悬崖上

垂着冰凌的巨齿。

阿依仙木：“都是透明的，象玻璃！”

阿不力孜：“小点声！”

阿依仙木：“声音不大呀！”

阿不力孜：“按老规矩新娘子哪有在路上说话的？”

阿依仙木：“就偏不……”

新娘子伸手在新郎的腰上掐了一把，新郎“啊”地一惊，险些闪下马去。一个送亲的妇女忍不住“哧”地笑了，羞得新娘慌忙拉下面巾。

青年战士的枣红马乍到高原，走路很吃力，浑身水淋淋地，喘着粗气，战士伏身搂住马脖子听了听，然后一勒嚼口，刚要脱镫下来，老牧人随手在后边兜了一鞭子，那战马一惊，又快步向前走去……

司马宜：“大叔，这马不行啊！”

尼牙孜：“骑着吧，出岔算我的，就是宝马龙驹，乍到这头三天，也不顶这土生土长的一匹毛驴呀！”

战士耸耸肩，心疼地拍着马脖子。

司马宜：“这地方，真有点邪门！”

尼牙孜：“可也是宝地！”

战士挂在后鞍桥上的罐头盒子有一头偏坠，前后悠荡着，磕打着马腿，尼牙孜过去用鞭杆敲了敲，问道：“甚么玩意儿？罗里罗嗦的，磨腿了！”

司马宜扭身看了看，把两个铁盒摘下来，把绳子挽个扣系短了，然后挂在脖子上。他掀开盖看了看，又焦虑地手打凉棚向远处望着。

司馬宜自言自語地：“嘖，要找点水……”

尼牙孜：“戈壁上的水比老鷹的翅膀还珍貴！”

战士順手摸到了軍用水壺，晃了晃，里面还有半壺水，嘩啦嘩啦直响。战士冲老人一乐，輕快地吹起口哨，拔开水壺的塞儿，从容地把水倒进罐頭盒子。

尼牙孜：“小伙子，你搞甚么鬼，在戈壁上宁丢一錠金子，不洒一滴水！”

战士依然笑嘻嘻地，把水倒向另一个盒子。

尼牙孜带着三分火气：“有一天你要在戈壁上渴死！”

司馬宜：“大叔，您看！人渴了还能坚持，可它們……”說着把铁盒举到老人面前。

盒子里栽着几棵花秧，嬌綠的花萼上托着几朵含苞未放的菇朵，抿着紅嘴儿。

这嫩綠鮮紅、在戈壁上稀有的色彩，給老人带来了一股莫名的幸福和愉快，他不再責怪年輕人的浪費，而是眉开眼笑地和解了。

尼牙孜：“我認識，这叫花儿！”

司馬宜：“您这么大年紀，还能不認識花儿？”

尼牙孜：“在帕米尔上还真有人不認識它呢，来，再給它澆点水……”

說着他就伸手去解馬身上的羊肚子水袋，但稍一沉吟又停下来。

尼牙孜：“算了，別糟塌，不行！”

司馬宜：“怎么不行？”

尼牙孜：“小伙子，你看見白天出星星沒有？”

司馬宜：“沒有！”

尼牙孜：“在帕米尔上养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

司馬宜：“我們不妨試試！”

尼牙孜：“白費！”

司馬宜：“那可不一定！”

尼牙孜：“打个賭吧，你这花儿要能在帕米尔上开了，我活吃个山羊！”

司馬宜：“好，我記住了！”

尼牙孜：“你要是輸了呢？”

司馬宜：“我連山羊犄角都吃了！”

尼牙孜：“依我看，吃山羊犄角也比开花容易！”

老牧人在馬上前仰后合地笑着，一不小心却把頂在帽子頂上的小圓帽甩掉了。

尼牙孜：“嘿！坏了！”

包裹帽子的報紙，被馬蹄踏碎了。

維吾尔式的小圓帽象車輪一样在戈壁上滾着。

司馬宜·阿不都力密提，用靴子跟一磕馬肚子，一馬当先追过去，赶至切近，来个鎧里藏身，灵巧地把小帽抓在手里。

送亲的男女們看到这精彩的表演，一齐报了声：“好！”

当新娘悄悄揭开面巾想看看熱鬧的时候，这一切都結束了。

老牧人从战士手里接过帽子，这是一頂黑絲絨小帽，上面鑲着花花綠綠的珠子。他珍惜地用嘴吹着粘在帽子上的尘砂。

司馬宜：“大叔，这是給新娘子举行婚礼戴的呀？”

尼牙孜：“不是！”

尼牙孜把帽子揣在怀里。

司馬宜：“我大孀戴这頂帽子，也够俏皮了！”

尼牙孜：“胡扯！这是朵絲儂莎阿汗的！”

战士霍然一惊。

司馬宜：“什么？朵絲儂莎阿汗？”

尼牙孜：“我的姑娘！”

司馬宜：“哦……”

战士长出一口大气，摘下帽子怔怔地擦着滿头的大汗珠子。

白云漸漸从戈壁滩上爬到东面的山腰。

輕快的鷹笛，象成群的百灵鳥，“笛儿拉达，笛儿拉达”活潑地叫着。

一个送亲的小伙子把手鼓举到新娘子的耳畔，响亮地敲着。

新娘隱在面巾里，掩住耳朵“哧哧”地笑。

新郎把馬打了一鞭子，向前跑几步，企图躲开去。頑皮的小伙子，用脚跟磕磕馬肚子，嘻皮笑臉地紧紧地跟着。

忽然，从西面冰山的峽谷里涌起一团烏云。冰山的脚下弥漫着濃黑的雾气。

尼牙孜用鞭子梢指着烏云：“要有風暴，大家快走！”

戈壁上一股股流窜的細砂，是風暴的前哨。

風，掀开新娘的面巾，飞揚起馬頸上的鬃毛！

烏云，象一只巨人的手臂，轉瞬間遮擋住太阳，戈壁上昏沉沉的。

继之，風暴嘶吼、咆哮着，卷着砂石、冰雹，破空而至。

馬蹄，在風砂里奔馳。

馬蹄在冰雪上奔馳。

風息了。

馬蹄緩緩地踏着稀疏的草地。

馬蹄，停在清澈見底的溪流里。

疲憊的馬匹，垂頭暢飲清涼的溪水。

老牧人望着崗巒起伏的地方。

尼牙孜：“不遠了，過了崗就是總卡！”

司馬宜：“大叔，到總卡我們就分手了！”

尼牙孜：“我們是一個鏈子上的駱駝，要在一個地方聚齊！”

司馬宜：“大叔，您這話里有話！”

尼牙孜：“不能泄露，這是軍事秘密！”

馬兒飲足了水，老牧人吆喝一聲，馬匹便搖頭擺尾，踏起潔白的浪花，“灰兒，灰兒”叫着渡過河去。

天空有一群金雁，翅膀帶着沙沙的風聲，一邊向南飛着，一邊“啾呀”地啼鳴……

戰士翹首望着：突然有隻金雁忽地拔了個高兒，翅膀一扎，便垂直地墮于地下。

司馬宜·阿不都力密提跳下馬把它拾起來，播弄着它周身的羽毛，檢查着。

司馬宜：“怪呀！”

尼牙孜：“沒甚麼可怪的，這就是巧鳥難的地方！”

司馬宜：“為甚麼？”

尼牙孜：“缺空氣呀！”

戰士望着南飛的金雁。

金雁分成兩股，一股飛向西南，一股向東南飛去。

司馬宜：“飞的太猛了……大叔，看样子天黑以前这群金雁要出国了……”

尼牙孜：“出不去，飞过冰山就得落在塔哈尔，那里有一片肥美的水草，五六家塔吉克牧人……”

司馬宜：“飞过冰山离国境还有多远呢？”

尼牙孜：“一膀子，毛驴也就是半天的路……”

战士看看手里的金雁，又抬头向远远的天边望着。

远远飞去的金雁，只剩一串黑点，越过冰雪的山巒……

冰山南面塔哈尔荒莽的川谷里滚着黑压压的乌云。

雁群拍着节奏零乱的翅膀，穿下云层，低空迴翔，一只金雁猛地向上拔个高儿，发出一声微弱的哀鸣，便搭拉下翅膀，瘫软地落在一个面上蒙着黑纱的女人的足下了。

这个蒙面女人木然地俯视着足下奄奄一息的金雁，深长地一声叹息……

破空一声尖锐的口哨，青年牧人——卡拉，赶着一群牦牛远远地冲她喊着：“巴里古儿，你看见落下一只金雁吗？”

蒙面女人象一棵孤立的冰柱，没有回应。

卡拉自言自语地：“白问，她不会答应！”说着卡拉跳到牛背上立起来，伸着脖子四下寻找，当他一眼看见垂死的金雁伏在蒙面女人足下的时候，他便欢呼一声，从牛背上一跃而下，连蹦带跳地奔过去，把金雁捉到手里。

蒙面女人：“卡拉！”

卡拉：“巴里古儿，这是天赐的美味！”

蒙面女人冷厉地：“放下！”

卡拉：“烤熟了，我要送给你的！”

蒙面女人加重語氣：“放下！”

卡拉：“你要哇？”

蒙面女人：“我要，我要救活它！”

卡拉：“好，那就給你！”

蒙面女人：“放在地上！”

卡拉順從地把金雁放下，他同情她，又想了解她，她永遠象似為了遵守宗教習慣似地、蒙着一層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面紗。

蒙面女人生硬地，但卻是一片好心地：“別盯着我，我身邊是地獄！”

卡拉：“巴里古兒……”

蒙面女人：“我不是巴里古兒，這不是我的名字……”

卡拉：“那你叫甚么？”

蒙面女人：“離開我，我沒有名字！”

卡拉毫不介意地微微一笑，撒腳跑了……

蒙面女人抱起金雁，輕輕地撫摸着它的金色的羽毛，轉身沿着細砂中的小徑，緩緩地向山崗走去……

余輝漸沉。

山崗的地平綫上，搖晃着疲憊的旅人和一串串羸弱的駱駝的剪影，响着碎裂的沒有音韻的駝鈴。

蒙面女人突然輕輕地“呀”了一聲，猶疑地停住。她的手顫抖地揪住面紗，怔怔地望着崗上的駱駝。……

一個從駱駝上往下卸馱子的人——熱力普，正貼在駱駝的脖子後面冷眼望着她。

她滿懷心事地、慢慢低下頭，輕微地嘆口氣，又忽地揚

起头，兀傲地向山崗上走出……

山崗的小戈壁上有一道石垒的圍牆，環繞着一座土与兽骨堆砌的方形土屋。在土屋雕飾着花紋的拱門上，插着一排檉柳杆子，杆子頂端拴着退了色的布条、牛尾、馬鬃，挑着山羊的犄角。

这原是附近几家牧民做禱告的礼拜堂，但这神圣的門前却拴着两匹滿身汗水、風尘仆仆的乘馬……

蒙面女人經過圍牆的豁口，順便向院里張望一下，便急急地沿着圍牆向后走去……

礼拜堂里。

賽密尔·格阿德納——一位国籍不明的人物，在他的主子面前他自詡为“帕米尔专家”，認識他的人背地里都叫他“高原上的狐狸”。从衣着上着眼，他完全是个塔吉克人，但在他上寬下窄、灰白色棺材形的面孔上，却长着一个特別显眼的鼻子。

衰老的牧人——卡尼力，倚着窗口眇目端詳着賽密尔，他感到这位旅行家，人种学者……很象个塔吉克人，但是要除开那个帶鈎的鼻子……

賽密尔：“我的老向导，卡尼力，怎么？不認識了嗎？”

卡尼力：“你的面目是和三十年前一样的，賽密尔·格阿德納博士。”

賽密尔：“不，現在我的名字叫雷法加徒拉汗！”

卡尼力：“这就奇怪了……”

賽密尔：“沒甚么可奇怪的，因为我皈依了伊斯瑪利亚，

与你們共同信仰在世的真神!”

卡尼力:“你們是有另外一个上帝的!”

賽密尔也斜着眼睛,盯着卡尼力,狡猾地笑了……他随手从怀里掏出一块羊骨板,骨板上模糊地烫着几行歪歪曲曲莫名其妙的文字:“認識嗎?”

卡尼力惊疑地望着羊骨板,俯首躬身地倒退一步。

賽密尔:“这是真神亲賜的护符!”

卡尼力:“哦……”

賽密尔:“我們不是一个上帝嗎?”

卡尼力:“嗯……”

賽密尔:“你奉行真神的意旨嗎?”

卡尼力含糊其詞地:“是……”

賽密尔:“我要請求入境,明天你給中国騎兵送个信去……”

卡尼力倒信以为真:“先生,这不行,你知道,我們背靠冰山,面隔石峽里的激流,除了神保佑我插翅飞回去!”

賽密尔:“那么你們这沒有中国边防軍的代表嗎?”

卡尼力:“沒有。”

賽密尔:“中国騎兵就永远不来嗎?”

卡尼力:“这……我不清楚……”

賽密尔:“卡尼力,伊斯瑪利亚教徒是不該說謊的!”

卡尼力:“我……”

賽密尔:“我們一样清楚,在大雪封山之前,冰河冻结之后,只通十天的路,中国騎兵象候鳥一样,你們是魚水相逢,一年一度……”

卡尼力垂首不語。

賽密爾：“卡尼力，那就請你向南從你們的國境出去，繞過臥龍灣，然後再從正面進去！”

卡尼力：“請求入境，您是不該奔我們這條牛犄角路的！”

賽密爾：“只有這裡水草肥美，我們的旅行隊要歇歇牲口，恢復體力！”

卡尼力：“可是沒有我們政府的出境證明，沒有得到鄰國的允許，我是不能邁進鄰國的國界的！”

賽密爾：“為甚麼？”

卡尼力：“因為我是中國人！”

賽密爾：“別忘了，你也是伊斯瑪利亞教徒……向真神去禱告吧，他會驚醒你……”

卡尼力沉默不語。

窗外，卡拉正倚着牆角瞌睡着。

熱力普端着一杯白蘭地，拎着一雙靴子，走近賽密爾。

賽密爾接過杯子，他謙恭而有禮地對着卡尼力舉了一舉：“老朋友，這是我為你特制的靴子，它結實得象我們深厚的友誼一樣，它能踩碎擋路的石頭，也永遠不會折幫漏底……”

靴子，放在卡尼力的腳下。

卡尼力滿面笑容地望着靴子。

熱力普：“先生，這裡果真名不虛傳，真有奇跡！”

賽密爾：“大地的巔頂，有人類罕見的奧秘！”

熱力普：“我說的不是自然……”